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第三十回 遇壽頭穩捉甕中鱉 行險著飛來天外兵

話說周太太等姑嫂三人，串合了單家叔姪，做弄費太太。這出倒脫靴巴戲堪堪要開場，不意就來了兩個意外之人。品純忙說一聲雙龍會，周太太回頭瞧時，只叫得連珠的苦。原來這兩個不是別人，一個是輪船買辦張咸貴一個就是自稱江蘇候補知府的胡雅士。春泉初到上海時光，曾被他們抬過一回轎子，輸掉過六百多塊洋錢。第二局約在同春坊沈彩林院中，春泉因為達卿告密的事，把身子纏住了，沒有去赴。看官們瞧過第一集《十尾龜》的，諒還記得。你道周太太見了這兩個人，為甚要吃驚。這其中很有一段奇妙情節。編書的在初集結梢，曾表過「女翻戲棧房設計」與「紗廠密設女總會」兩句話，就是指這樁事故。因為奇聞怪事，絡繹奔赴筆端，講了這端，不免就放過那端，一竟沒有詳細描寫。這會子他們既然突如其來，倒又不能不補寫一番了。脫枝失節在所不免，那總要看官們原諒的。原來周太太姑嫂三個初學會活手時，上海地方，人頭還不很熟識，每天便到張園愚園品物陳列所與各家戲館，諸凡熱鬧地方，游遊逛逛，乘便弔幾個膀子，拉幾個空子。賭色兼施，無投不利。一日，在春貴茶園看戲，恰恰同包廂碰著一個闊老，這闊老不住的把銅鈴般兩隻眼珠子，瞅著三人，逐個逐個的打量，瞧了去又瞧了來，一瞬都沒有瞬，一停都沒有停。

小燕與他恰好坐的最近，見他瞧的志誠不免回眸一盼。只見此人五十左右年紀，穿著呢金色緞子灰鼠袍子，天青緞子青種革馬褂，灰色縐紗棉褲，白絲絨襪，新式暖鞋，頭上尖頂緞帽，紐子般大小一個小帽結子。一手托著個香煙咬嘴，在那裡吃香煙。手指上亮晶晶三個鑽石戒子，映著自來火光格外的耀眼。蹺起幾根鼠黃鬚，露出滿口板牙，嘻嘻凸眼，那副賊形怪相，真是難畫難描。

小燕慧心一轉，想這老東西既然找上門來，不妨串他一局倒脫靴巴戲，就與鳳姑、巧寶咬耳朵計議了一會子。回轉頭去，見那人還目不轉睛的瞧著，小燕放出手段，把燦亮的眼睛，先向那人一溜，微微的笑了一笑，早把那人三魂六魄一齊勾了過來。那人就七搭八搭把言語來勾動小燕。

這時，台上正演茂州廟。小燕與鳳姑議論道：「照理花蝴蝶不應武生扮演，他那種行為，那裡像什麼正人君子。」

鳳姑道：「不用武生應用何種角色？」

小燕道：「據我想來，用武二花才對。」

巧寶道：「看看戲，你又要瞎批評了。」

那人忙插口道：「這位的見識，高炒的很，佩服佩服。我小時光跟著老人家，到上海來看戲，記得那時的茂州廟是武二花正戲，花蝴蝶係塗石灰色臉。謝虎係紫黑臉，額上畫出一枝桃的。」

小燕道：「我說武二花扮演才對。原來從前本是武二花唱的，可知我並不是瞎說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從前茂州廟，還唱演過崑腔戲呢。其中情節，比了二簧戲，真是大不相同。那時串謝虎的是孫春恒，其中情節，謝虎是紅旗李煜之徒，綽號一枝桃，雖在綠林，卻肯濟因扶窮，德州一帶稱他為善士。一日大蟒山於七逃出，投到謝虎家裡，恰碰著施公到德州下馬，謝虎叫於七扮了頭陀，把頭髮披在額上，人家見了不能認識。」

這時光，茂州廟齊巧賽會，謝虎領著兒子和於七到廟喝酒取樂，黃天霸同著季全也到廟裡來遊玩。這季全綽號叫神眼季全，不論何人，經他碰過一面，就能終身不忘。於七雖已喬裝，難逃季全神眼。黃天霸卻還沒有曉得，玩了一回，一同出廟。季全就問『座上的頭陀，乃是於七喬扮，你難道沒有瞧出不成？』

一句話提醒了黃天霸，同季全重複進廟。於七見他們出而又進，知道不利於己，馬上離座逃走。黃、季兩人不肯相舍，緊緊追趕。見於七逃向人叢裡去，黃天霸立發一鏢，誤中謝虎的兒子。於七倒逃脫了，謝虎通只一子，一旦死於非命，得著了從人驚報，就把天地神明，恨得要命的，以為素來廣行善事，天公爺竟沒有眼珠子，使我中年喪兒，遂立志報仇。

回到家裡大排宴席，叫許多姬妾都來同飲，哭向妻妾道：『我將與黃天霸拼命，為兒子報復大仇。倘能把黃天霸殺死，我也避跡天涯，倘然鬥不過他，被他殺死，一世英雄，就此完結。今天的酒筵，是我夫妻永別的酒筵，你們各人自家打算。』於是哭而唱，唱而哭，謝妻自刎身死，眾妾也一一畢命。謝虎哭了會子，忽又放聲大笑，然後放火燒屋，藏了鏢，拿了刀，去找黃天霸。

謝虎與天霸並不認識，只認得個季全。因見季全同著一人行走，估量總是黃天霸，遂與天霸理論，黃天霸自命英雄，反責謝虎，不應容留欽犯，拿到當官，全家都宜正法，傷掉你兒子性命，值得甚麼。謝虎忿極，就和天霸交手。打了一會子，敵不過天霸，拔步奔逃，天霸追上去，謝虎反手一毒鏢，打中天霸而止。這齣戲，通場全唱崑腔，是孫春恒拿手好戲。」

這席話聽得巧寶等三人津津有味。那人就問小燕：「你們公館在那裡？」

小燕笑而不答。那人道：「問問住處打甚麼緊，難道曉得了就有甚麼不成。」

小燕道：「我們的住所，你要打聽來做什麼，你我這會子，不過浪跡萍蹤，偶然聚首。我也不曉得你姓甚名誰，你也不曉得我名誰姓甚。」

那人聽到這裡，連忙自己通名道：「我姓張名叫咸貴，從前也曾替皇上家出過力，做過小小微員，因為宦海無常，棄官就賈，改做了生意，充一個市隱。現在長江輪船上，暫當買辦之職。（好實貨，虧他老臉，聞之令人欲嘔。）敝眷都在漢口，所以在上海地方倒很自由。」

小燕再也忍不住，撲嗤的笑了出來。巧寶、鳳姑也都抿嘴微笑。咸貴見三女粲然，錯認都與自己有了意思，忙道：「小寓就在孟淵旅館，房間很寬敞，很潔淨，是我一個人包著的，可否同去坐坐？」

（上海地方果有如是的壽頭，想士諤先生必親眼瞧見過也）小燕道：「坐坐也不妨，散了戲館，就同你去坐一會子。」

咸貴見小燕應允棧房裡去，快活的像窮漢拾著金子相似，渾身不得勁兒。眼望著戲台，巴望立刻就散場。一會子，茂州廟演畢，台上改演空城計了。咸貴道：「我們走罷，這出是送客戲了，沒甚瞧頭。」

小燕笑道：「還有新安驛、天水關、小放牛好多出呢，怎麼說是送客戲。你真欺我們是鄉下人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明天是禮拜，戲還要好呢，我包一間包廂請你們，今天就這麼著罷。」

小燕見他已經情急，就道：「就去也好，只是我一個兒作不來主。」

咸貴連忙拱手道：「那兩位，費神勸駕勸駕罷。」

巧寶、鳳姑見咸貴壽到個不堪，戲園子耳目眾多，一竟纏下去，究竟不很便當。遂不約而同的向小燕道：「這戲也沒甚瞧頭，我們就早點子散罷。張先生既然明天請我們，我們准期領他情是了。」

咸貴喜道：「還是這兩位說得有理。」

於是巧寶、鳳姑、小燕跟著張咸貴出了春貴戲園，徑投孟淵旅館來。好在春貴到孟淵，為路無多，車子也用不著，一瞬眼就到了。咸貴包著的房間，果然寬敞。鐵床炕榻，幾椅桌凳，位置井井。眾人坐下，咸貴忙喊當差的泡茶，一面與小燕等周旋。鳳姑見桌上放著一副烏木嵌背的麻雀牙牌，隨道：「這裡倒有著副麻雀牌，我們恰恰四個人，格子倒是齊了。」

小燕道：「又兩圈小麻雀玩玩，可高興？」

咸貴大喜，暗想一叉麻雀，時光必定晚了，那就可以留他們住下了，穩穩的一箭三雕。心裡這麼想，嘴裡早連應「好好，又麻雀是我最喜歡，我來拿出洋燭出來。」

一面又叫當差的出去買點心，買香煙。巧寶道：「小麻雀誰耐煩去叉他，要叉又得大一點子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大一點子也好，五十塊底二四如何？」

巧寶笑道：「張先生，虧你也是場面上人。五十塊底麻雀，算是大了。我們從會又麻雀到今，幾十塊錢一底的麻雀倒也沒有又過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此地是棧房裡，太招搖了不便的，巡捕房不時派人來查看呢。你們喜歡大一點子，我明天領你們一個地方去，五百塊底，一千塊底都可以。」

小燕道：「我看就一百塊底么罷。再要小時，自家也覺著難為情。」

巧寶道：「一百塊底就一百塊底，張先生說的那地方在何處？明天須得再碰一場大點子的。簡直說這一百塊底，我不過是應酬戲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這地方就是女總會，裡頭玩具不止麻雀一樣，牌九、搖攤圈的溫都有。」

小燕道：「甚麼叫做圈的溫？」

張咸員道：「圈的溫是外國紙牌，鬥起來便當的很。」

鳳姑道：「外國牌我們不懂的，不必講他。」

巧寶道：「女總會不是已經禁掉了麼，怎麼這會子還有女總會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禁掉的女總會在珊家園，現在的女總會在虹口。」

小燕道：「虹口也有女總會，聽都沒有聽著過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虹口這女總會，是個紗廠老闆開設的，就設在紗廠裡頭。秘密的真是神不知鬼不覺，可以保的住永沒有風波。」

巧寶道：「紗廠老闆為甚要開起女總會來？奇怪的很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紗廠老闆有位姨太太，很喜歡賭錢，老闆又很是怕他，姨太太要開女總會，老闆不敢違拗，只好任其所為。」

巧寶道：「這老闆叫什麼名字？」

張咸貴道：「姓洪，名叫明生。洪明生起初本是個軍犯，從四川本籍充發到這裡的。初到時光，靠著小本經紀度日。苦熬省吃積下了好幾十塊錢，他就拿來放印子錢。印子錢的利息，最是厚不過，頓當放出，零碎收回，盤盤算算，不到幾年，頓積了近千八銀子。他就拿這筆錢，開了月押當舖，押當舖取利以十日為期，按期二分，一月三期，就要六分，長年計算，就要七分二釐。一百塊錢，一年工夫就要賺到七十二塊利錢，並且他們都以三個月為限，利上加利，計算起來差不多要對合利呢，怎麼不要發財。明生發了財，就專門的翻造房屋，賤買貴賣，盤出盤進，十年工夫竟漲了六七十萬家私。現在在虹口開著一片紗廠，他姨太太在廠裡設了個女總會，每日賭客男男女女，總有好幾百人，包車馬車汽油車停了個滿，紗廠門口用著印度老管門，任你仙人也猜不出裡頭有女總會。你想這地方好不好？」

說著時，當差的香煙點心都買來了，咸貴忙著張羅。巧寶道：「何必費事，又要去買點心。」

咸貴連說怠慢。當差的早搬上四色點心，擺下四副牙筷。巧寶見是蛋糕、杏仁酥、蝦仁燒賣、雞絲春卷。當差的又提著開水壺，把茶衝熱了。咸貴再三相勸，巧寶等見他一片至誠，只得努力應命。吃畢，當差的絞上手巾，各人接來揩過，點好洋燭，四個人碰起和來。四圈碰畢，已經兩點鐘相近，牌風甚穩，各人沒甚進出，只小燕輸了五十多塊錢，咸貴贏進三十二塊，巧寶贏進十八塊，鳳姑贏進五塊。照咸貴意思，就想留他們住棧。小燕已經覺著，咬著咸貴耳朵道：「你的心思我也很明白，只是今天他們都在，不很便當，好在我們聚首的日子長呢，何必性急。」

咸貴究因第一道兒碰面，不便十二分狼形。又因小燕的話，說得入情入理，只得點頭應允。巧寶臨走，回問：「明天我們在那兒再會面？」

咸貴想了一想道：「十二點鐘四馬路一枝香六號相會如何？」

鳳姑道：「是日間十二點鐘，是夜裡十二點鐘？」

巧寶道：「自然總是日間十二點鐘，夜裡十二點鐘大菜館都打烊了，還跑去做什麼，」咸貴道：「是極是極，明日十二點鐘我在那裡恭候是了。」

一宵易過，次日巧寶、鳳姑、小燕穿衣洗臉，撲粉梳頭，一切收拾定當，已經十二點三刻。點了點饑，坐車子到一枝香。張咸貴已等得不耐煩了，忙請巧寶等人入座。巧寶等並不客氣，各人點了五樣菜，老老實實擾了他一頓。喝過咖啡，由咸貴簽字惠帳。僱上兩部馬車，巧寶、鳳姑合了一部，小燕咸貴合了一部，馬夫拉動絲韁，兩匹馬拖著八個輪盤，飛一般滾向虹口而去。

霎時行到，果見很大很大一所大紗廠。外面一拷圍竹籬笆，竹桿上都抹著烏煤柏油，門口掛著塊木牌，寫著富本紗廠。兩個紅頭黑炭，金剛似的站在那裡。馬車直由大門而入，只見籬笆裡十二三畝廣闊的草地，馬路縱橫，當前一所高大洋房，煙囪巍然，機聲震耳，黑煙沖霄，知道就是紗廠。

馬車到紗廠正門口，並不停車，一徑駛過去，兜抄橫路。抄到紗廠後面，忽然別有洞天。馬路兩旁，滿栽著矮樹，一斬斯齊，都只一人來高。草地上東一簇西一簇，盡是海外的奇花異卉。遠遠望去，一所三層樓洋式院落，門前停著無數包車馬車。正觀看間，恰好行到。見院落前另掛著塊牌子，上寫古蜀洪公館五字。下車進內，徑行上樓，支過穿堂，到一間洋房裡。見先有四五個女子，兩三個男子，在那裡說笑閒話。一個女子見了咸貴，起立相迎，又向巧寶等說了聲請坐。巧寶一面歸坐，一面把那女子打量一番。見描眉畫眼，並不十分的出色，估量去像個招待員模樣。談笑有頃，那招待的女子開言道：「可以擺局了。」

張咸貴問：「搭子怎樣搭配？」

那女子道：「悉隨尊意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我們四個人，齊巧是一個搭子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原班很好，省得湊搭生客。」

早有娘姨上來調開桌子，擺上牙牌籌碼。巧寶、鳳姑、小燕、咸貴四個子扳莊入座。這一回又得大了，是一千塊底麼半頭。起初兩圈，沒甚進出。第三圈挨著咸貴做莊，小燕和下副三番倒勒牌。剛剛敲一記莊，是發財一扣，北風坐著開拱，九萬一扣，二萬一對，五六七萬一搭。接著便是鳳姑做莊，又連和了兩副大牌，一副是九十六和同子清一色，一副是三元格倒勒三百和。後四圈重新扳，莊張咸貴輸掉了鋒頭，捏著很好的牌，總是和不出。就和出副巴，也不過是平和起碼牌。碰完結帳，張咸貴足足輸了兩底半碼子，輸的他面孔都失色。小燕道：「逢場作戲，輸點子贏點子都算不著什麼。張先生，你這麼一個人，難道還輸不起麼。張咸貴道：「吃過晚飯，索性推幾方牌玩玩，好不好？」

小燕道：「麻雀裡輸了錢，牌九里翻本，真好算計。」

咸貴道：「說甚翻本不翻本，不過牌九全靠著天運，不比麻雀還有手段好做，好似爽氣一點子，我是素來喜歡爽氣的。」

小燕道：「難道我們鬥幾張麻雀，還有甚手段不成。張先生，你也疑心太重了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我的話不是這個意思，你纏錯了。我說手段，就是牌張鬆緊，鬥法凶善的講究。並不是說你們不規矩，你們不要多心。」

鳳姑道：「張先生同他講什麼，我們這小燕，人雖這麼的大，還沒有清頭的呢。」

說著時，那起先招呼的女子也走過來了。笑問：「誰沒有清頭？」

張咸貴道：「我這女友說玩話呢。」

那女子問「誰是贏家？」

張咸貴把手向鳳姑、小燕一指道：「他們兩人都贏，我最輸。」

巧寶道：「我也輸到一底多呢，怎麼不提起了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輸幾個錢不要緊，吃過晚飯連一局翻翻本是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麻雀這東西氣悶不過，我說過吃過晚飯玩一場牌九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好極了，我也來和和興致，湊個數兒。」

一時娘姨過來請吃晚飯，四人跟到隔壁那間裡，見台上擺著一席很齊整的碰和菜。略讓一讓，相將入座。張咸貴執壺敬酒，巧寶道：「張先生，你自己請多用兩杯，我們都是不會喝酒的。我們的喝酒，都不過陪陪你罷了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大家喝兩杯。來來來，我們照照杯，我先乾了。」

說畢，舉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把杯照給眾人看。小燕道：「多喝了酒，頭裡渾沉沉，如何再好鬥牌。」

鳳姑道：「一點子不喝，太失人家興致了。張先生，我來陪你一杯。」

說著，也乾了一杯。巧寶道：「鳳丫頭也是個酒鬼，你們兩個倒是一對兒。」

鳳姑聽了，瞅了巧寶一眼道：「嫂子，你講點子甚麼話。講出來的話，也要有個分量呢。」

說著旋轉身子，使性子不喝了。巧寶央道：「好妹妹，是我一時說錯，快不要動氣。」

鳳姑別轉頭，只是不理。張咸貴幫著勸道：「那都是我不好，罰我一杯酒。」

說著自斟一杯，又一飲而盡。鳳姑見他這樣貪杯，不禁好笑起來，撲嗤的笑。張咸貴道：「好了好了，回過意來了。理應恭賀一杯。」

舉起杯來，又喝了個傾盡。喝畢，起身執壺，向鳳姑道：「來來，我來敬你一杯。他說，盡讓他去說，不要理他就是了。」

回問小燕道：「我的話對不對？」

小燕沒有回答，鳳姑早把酒壺推住道：「張先生，你不要斟罷，才喝得一杯酒，人家肚子裡已經不舒服了。說出這種好聽話來，經不起再喝了，不知還要說得怎樣呢。我勸你還是去敬給人家罷，人家面子說不會喝，心裡實是要喝的很，不然也用不著這麼吃醋了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醋這件東西，酸溜溜有甚吃頭，還是酒好吃。」

說得三個人都笑起來，咸貴自己也笑了。隨提酒壺，給鳳姑斟了一滿杯，又給巧寶、小燕斟過。姑嫂三人喝了幾杯，先叫娘姨盛飯。咸貴因要推牌九，也不敢儘量。吃畢飯，絞上手巾，大家接來措過。回到那邊，見麻雀牌已經收去，桌上擺著一副簇新的竹背牙面天九牌，和兩粒牙般。咸貴向外坐下，小燕道：「我來扳門。」

遂在咸貴對面天門位上坐下。鳳姑坐了上門，巧寶坐了下門。小燕道：「張先生你推多少輸贏」咸貴道：「先推一千塊錢小玩玩。」

小燕道：「輸光了讓我來做莊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哎唷，替我發得好利市，只恐你不是金口玉音呢。」

說著，早把牌碌碌洗起來。洗畢砌好，推出第一條牌九。小燕道：「第一條是毛關，略為打點子，試試財運看。說著摸出一張十塊錢的鈔票，打在下角。鳳姑打了十塊錢橫宕，巧寶只打得五塊錢。莊家擲動骰子，乃是八落底。拿了一個別十，自然通配。小燕此時，放出手段，用掏字訣，把牌張暗暗掏上個記號。看官記清，他這通天本領，就從單品純處學來的。可憐壽頭壽腦的張咸貴，還在夢裡，一點子沒有覺著。吃吃配配，推不到三方牌九，三十二張牙牌，多謝他全都做下了暗記，一目了然，宛如朝天擺著一般。牌張一認得，他老人家就下重注了。看準了眼子，三百四百的重打。並且巧寶、鳳姑都跟著小燕打一路。不到三條牌九，一千塊錢早已輸完不夠。咸貴發起火來，又摸出二千兩一張匯票道：「再輸掉了，就讓別人推莊。」

正要再推忽覺肩上被人一拍，回頭瞧時，不覺大喜過望。原來背後站著的不是別個，就是自己的性命至交胡雅士。這胡雅士也是（外口內樂）霸隊裡出色人員，一竟在輪船上做那最巧妙不過的事業。咸貴是輪船買辦，俗語說得好，水靠船，船靠水，日親日近，自然就要好起來了。並且銅錢這東西，一個人總不會嫌多的。雅士做著了空子，劈起帳來，總提一分客帳給咸貴。咸貴見有利可圖，自然要好得愈加要好了。兩個人因此便成了性命至交。這日，雅士到孟淵旅館瞧咸貴，碰著當差的，曉得咸貴到了女總會裡來，也忙趕到女總會。心想碰著機會，乘便做點子生意。走到時，恰遇咸貴摸出匯票來，向眾說再輸了，就讓別人推莊。遂把他肩膀一拍，問道：「你已經輸掉過多少？」

咸貴見是雅士，心下喜道：「有了他我就不怕了，他是活手呢。」

隨答：「不多，牌九里只輸掉一千洋錢，倒是日間麻雀裡輸的大，我今天真是交著了輸運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既然風頭不利，做甚上莊。我看還是把莊讓給人家做了罷。」

咸貴道：「你來做可好？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也不大利市，在城裡頭小玩玩，也輸掉了三百多塊錢，還是讓別個做罷。」

咸貴聽畢，立起身來讓眾人。小燕笑道：「我來推兩方看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很好，你推我來打，我也不巴望贏錢，能夠翻本就好了。」

胡雅士道：「我也陪你打幾下，輸贏不必講，大家不過玩一個熱鬧。」

小燕錯認胡雅士也是個空子，並不放在心上。胡雅士道：「就這幾個人，覺著人頭太少。」

咸貴道：「洪姨太於牌九一道很起勁的，為甚不來？」

雅士道：「你我同去邀他，他或者沒有知道呢。」

咸貴點頭，就跟著胡雅士向外而去。走到穿堂裡，雅士站住腳問咸貴道：「你今天共輸了多少錢？」

咸貴道：「麼半頭一千塊底麻雀裡，輸了兩底半碼子，牌九里又輸了一千塊。我也不知為甚這麼的輸，你肯同我想想法子麼？」

雅士道：「我看這幾個女子，像是（外口內樂）霸，你也是進過門檻的人了，為甚還這麼的上當？」

咸貴道：「我也有點子疑心，只是拿不著他們破綻又怎樣。現在有了你，就不要緊了，你總有法子好想。」

雅士道：「那也只好看事行事，老阿哥，不是兄弟今天說你，你這好色的毛病不改掉，總管處處受虧。」

咸貴道：「我也知不好，只是再也改不掉又怎樣。」

雅士道：「我們談了好一會子了，快進去罷，他們要動疑了。你停會子動手，瞧我樣子而行，我怎樣你也怎樣。」

說著，重又進內。見小燕等等得不耐煩，已先在搭台了。鳳姑問：「你們二位怎麼去了這許久，我已贏了三百多塊錢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我們去邀洪姨太，誰料他老人家自己也在做莊。」

雅士拉著咸貴，就在天門坐下。這回張、胡二人下手都很把細，都不過五塊十塊，並沒有下過一回重注。可煞作怪，那上風偏偏是個爛莊，差不多記記都是通配。巧寶向咸貴道：「張先生，你怎麼倒膽小了，不見我已贏了六百多塊錢麼。」

咸貴目視雅士，雅士道：「我們就打得大一點子，只怕賭運不好，大了就要輸呢。」

巧寶道：「那有這般湊巧的事。骰子與牌，又不會認識人的。」

小燕已把牌洗好，推出一條牌九來，這已是第四方了。胡雅士眼光果然利害：用不著掏甚暗記，瞧過兩方牌九，已經一目了然。張張都能認識，卻故意道：「我是不懂什麼眼子不眼子的，隨便瞎打打，你們不要笑話。」

咸貴道：「專打眼子，輸掉辮子，活門不活門，本都是瞎講張。」

雅士摸出四百兩一張莊票，就在天門一擺。咸貴就把那張二千兩匯票也放在天門，指道：「五百兩。」

小燕心裡歡喜，瞧牌時，第四副恰是副至尊大牌，（么二二四，上海人稱為至尊）擲出骰子，偏偏是個八點，疾忙放出搶字訣手段，不等眾人拿牌，趁收骰子時，把那副大牌夾手槍了過來。隨把手指略略一帶，彌補得一點子破綻沒有。只道萬妥萬當，穩穩可以贏進九百兩銀子了。胡雅士明明看見，只當不知，肚裡頭不住暗好笑。暗想你這副至尊不要開心，管教你進得出不得。欲知胡雅士用甚奇計破這黃河陣，且待在下略略休息會子，再行饒舌。